

出征

■钟法权 钟泽杨

出失望,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忙你们的,我自己玩自己的。父母都是军人,又都是医生,工作很忙,因而,她从小练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宋立强听了笑着说,还是美伦理解爸爸妈妈,等降住了武汉的冠状病毒这个恶魔,我们一家找个饭店好好地吃个团圆饭。

华灯初上。霓虹灯下,空军军医大学校园内,由西京医院、唐都医院、第986医院组成的医疗队前往学校集结,参加学校组织的出征动员大会。这一次出征,宋立强不再是单身,有妻子的温柔叮咛,有女儿暖心的祝福;这一次他不再是年轻的队员,他是重症监护组的副组长,担负着救治病人、保护好医护人员的双重责任;这一次,他没有第一个登车,而是待全体队员登车完毕后才上车。看着送行的人群,看着在人群中挥手送行的爱人和孩子,他心里暖融融的。

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应队员们的要求,宋立强与大家交流了一下2003年抗击疫情和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的心得体会。他深有感触地说,参加医疗救援重大军事行动,不仅丰富了我人生的阅历,还让我对传染性肺炎有了全新的认识。通过联合作战的锤炼,不仅增强了我对团队精神的理解,还让我对家庭的爱有了更真切体验。等打赢这场硬仗后,你们会真正体会到我的感受。

飞机降落武汉时,新年的钟声敲响还有一会儿。当他们装卸完医疗器械和随身携带的物资驶入武汉城区时,这座城市没了往日的车水马龙,似乎连浩荡的长江也少了往日的飞扬。大年初一,当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赶到指定的临时营地时,武昌医院的领导也赶了过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他们尽快接管重症监护病房和相关科室。疫情危急,但宋立强深知,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既是攻防战,也是拉锯战,战胜它的第一招,并不是看我们亮出的矛有多么锋利,而是要先看我们的盾牌是否坚不可摧。只有先做好自身防护,医疗队才是一个具有战斗力的团队。按照医疗小组的分工,他担任一百多名医疗队员的保健医生。

正月初三的清晨,武昌细雨霏霏,潮湿阴冷。经过两天的紧张培训和细致周密的前期准备,穿着全副防护装备的150名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员正式进驻武昌医院。宋立强与他的重症医疗团队正式接管了武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当时,重症病房住着14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几名男性,十多名女性。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普通重症患者,也有其他特殊病史患者,其中有4名患者病情极为严重,有2名

患者靠插管呼吸,还有2名患者上了无创呼吸机和湿化高流氧治疗仪。在查完房后,宋立强进行综合判断,制定了因人因病情进行治疗的细致方案。一个高明的医生,对症下药是前提,而调动病人的精神和情绪是不可缺少的辅助。他要求每一位医生护士要面带微笑地主动与病人沟通,及时对他们进行心理安抚和疏导,鼓励他们树立与新型冠状病毒作斗争的信心。解放军医疗队专家到来之后,高效专业的治疗、认真负责的态度让一个个正在艰难地与病魔抗争的重症患者眼睛里绽放出希望的光芒。

在这场战争中,敌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可它们却无处不在。与如此狡猾的新型冠状病毒作斗争,仅有一身的防病毒铠甲还不够,还必须在心理和生理上具备坚忍不拔的毅力。医疗队员每天都在以顽强的毅力挑战着自己的生理承受极限。每人一个班4个小时,要求尽量做到不上厕所,尽最大的忍耐力不喝水、少吃饭。不透气的防护服常常让他们大汗淋漓,最里面的一层手术服湿得能拧出水来;面罩和眼罩因为说话和呼吸,极易起雾,严重影响视线。雾气凝结成水珠,流淌在脸上、脖颈里,不仅冰凉,而且刺痒。无论多么痒,大家都不能伸手去挠,只能以极大的耐力咬牙硬忍着。

4个小时的工作结束了,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脱衣程序及消杀清洁处理,才能走出病房。来到空旷的室外,戴着口罩的队员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连续做几次深长的呼吸,让新鲜的空气进入自己的肺腔,把憋久了的浊气吐出。这时,他们发育发黄的脸色才慢慢有了一丝红润,没有人诉苦,没有人抱怨,互相望向对方的眼神里充满了安慰和鼓励。这种感觉,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很难感知和体味的。

连日的阴雨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时间已接近凌晨,劳累了一天的队员们按时就寝。208房的灯光依然亮着,尽管疲惫不堪,可救死扶伤的紧迫需要和战胜病毒的责任让宋立强夜不能寐。他披着棉大衣,开始了挑灯夜战。通过几天的临床实践,他深感呼吸支持技术是救治危重症患者的关键所在。他根据新病房设备与品牌型号,连夜编写《呼吸机及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技术的操作规范》《传染性气道管理要点》,以规范治疗操作,提高科学救治的能力和水平。

通过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在短暂的几天时间里,大部分重症患者的病情逐渐趋于平稳,4名重症患者病情明显好转,有2人转出重症监护病房。

难忘那件新军装

■仇秀莉

走去。我隐约听到他和小李的对话,原来是山里村民燃放鞭炮,不小心点燃了院子里的木柴。火借风势,越燃越大,如果不及时控制,将会危及更多的村民住宅以及部队的仓库。

几分钟后,营区内响起了紧急集合号,很快又响起了低沉而有力的跑步声和“隆隆”作响的马达声。我的心顿时慌乱起来,穿上棉大衣向营区车场跑去。只见王政委站在即将出发的队伍前做简短动员讲话。爱人看到我傻傻地站在车场院门口张望着,跑到我面前故作轻松地对我说:“莉,政委让我带你去山上灭火,一会儿就回来了。天冷,你快回去休息吧。”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向大卡车跑去。我忽然想到,他还穿着新军装,去灭火一定会弄脏的,我立刻跑回招待所。

当我带着旧军装返回车场的时候,两辆载着60多名官兵的大卡车早已驶向山区了。

我忐忑不安地回到招待所,睡意全无。我想起,深秋时节,爱人曾带我上山观赏红叶,重峦叠嶂,风光秀美,但山势陡峭,让我提心吊胆。而如今,他带着官兵到山上灭火,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想到这里,我的心猛烈地跳动着,跑到战备值班室打听情况。

值班干部是新分来的年轻军官,他安慰着我:“嫂子,放心吧,火不算大,刘干事一会儿就回来了。”尽管他的话说得很轻松,但我的心仍悬得很高。我在心里默默为那些年轻的官兵祈祷着:愿他们尽快扑灭山火,安全归来!

回到招待所,时针已指向凌晨2点钟。那一夜,让我体会到什么是最漫长

最熬人的等待。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我恍然听到车场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铁链在水泥地上拖行的响声。我立刻冲出招待所,只见昏暗的路灯下,一群肩扛专业设备和灭火器的官兵,边走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尘。

我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那个熟悉的身影。一名灰头土脸的小战士对我说:“嫂子,我们把山上的大火扑灭,只有个别战士蹭破点皮,没人受伤。我们都饿了,刘干事到炊事班安排煮方便面啦,放心吧!”听到此话,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爱人回到招待所的时候,疲惫的脸上覆着一层厚厚的烟灰,脱下的新军装散发着被烟熏后的味道。我给他换了4盆温水才算把脸洗净。他用毛巾一边擦脸、脖子 and 胳膊,一边兴奋地给我讲述灭火的情景。本以为他洗漱完就去休息,谁知他又坐在书桌前,提笔写新闻稿,没一会儿工夫,他把一份字迹潦草的稿子递给我,讨好地说:“老婆,给咱抄整齐点,明天给省电台和报社发份传真。”我佯装生气地说:“你不休息,我就不抄!”他揉揉困乏的双眼,听话地躺在床上,很快响起了鼾声。

爱人去扑灭山火的代价是那套崭新的军装上被烫了7个黄豆般大小的窟窿。军需助理看到后,特意给他价拨了一套新军装。

多年过去了,那身带窟窿的军装被爱人保存至今,他说在30年军旅生涯中,那件军装最有收藏意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看到它,就能想起深山里那群可爱的官兵。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将近年关,祭灶刚过,河南洛阳的郭凤亮起了个大早。他把门前的薄雪扫开,然后匆匆贴上春联,把早就准备好的“老八件”与牡丹饼拿上,出了门。

陇西的山区银装素裹,伴着初升的太阳洒下的金辉映出一片喜庆。手机响起,是孔思远的声音:“班长,你出发了吗?”

“刚出门,十点的火车,赶得上。就是路太远,你们怕是有一场好等。”郭凤亮笑着回答。

其实郭凤亮知道,远在西北边陲的霍尔果斯边防连的战友们早就习惯了等待,他还没退伍的时候,每当有战士回家休假或者探亲,说回来的时候给大家带特产。经常那边说坐上了车,等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已经是三天两夜后了。

所以老班长发强当时常说一句话:“边防连,边防连,铁打的营盘铁血汗,不怕苦不怕难,最怕时间过得慢。”

可此时此刻,踏上再回边防连的路,已经退伍3年的郭凤亮突然觉得时光飞逝,远比白驹过隙匆忙。曾经的相逢与离别,曾经的承诺和约定,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仿佛还在眼前。

对于孔思远,郭凤亮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和他一起入伍的那批新兵一个比一个黝黑,只有他显得白嫩,一脸书生气。

在新兵训练期间,郭凤亮原本觉得瘦弱白净的孔思远会不堪重负,出尽洋相,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孔思远不仅没有落后于他人,而且各项成绩都很出色,只是平时寡言少语,不爱与人打交道。

两个人真正结下交情是在孔思远入伍那年的春节,郭凤亮刚当班长不久,他经常引导孔思远与人交往,想要打开他的心门。

那个除夕夜,郭凤亮把父母从家里寄来的特产给战友分了一部分,然后悄悄拉上沉默寡言的孔思远回到宿舍,把自己都舍不得喝的一罐蜂蜜给了孔思远。孔思远连连拒绝,可郭凤亮硬把蜂蜜塞给了他,还说了一句话:“你要记住,霍尔果斯边防连每个人的关系都不输亲兄弟。亲兄弟,就要心连心。”

分别的时候是在12月,老兵退伍季,离别常相思。郭凤亮收拾好行囊,还没走出宿舍,孔思远就赶了上来。他把自己第一次穿军装时照的照片放在郭凤亮的背包里,问:“班长,等我退伍那一年,你能不能回连队,再陪我们过一次春节?”

郭凤亮心中明白,故乡与连队的距离岂止千里,一次相逢就意味着数日奔波,可他还是点点头:“好,我一定来。”

今年孔思远就要退伍,所以春节将至,别人都在忙着返乡,郭凤亮却一个人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时隔三年,他将再一次穿越黄土高原,经过茫茫戈壁,见到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见到那日思夜念的营区和战友。

域外雪厚,城中春满。刚下火车,郭凤亮远远就看到了来接站的孔思远。他比以前瘦了些,也黑了些,却还是一脸的书生气,好像几年的军旅生涯并没有改变他太多。

可郭凤亮心中知道,霍尔果斯边防连已经带给孔思远很多的成长。郭凤亮退伍之时,孔思远已经十分开朗,能够独当一面。指导员胡晓瑞还曾对郭凤亮说:“孔思远的转变多亏了你们。”

孔思远也是一眼就认出了郭凤亮,

回连队赴约

■崔博识

他大步跑过来,接下郭凤亮手中的行李,才喊了一声:“班长!你可来了。”然后给郭凤亮一个熊抱,开始大笑起来。

三年不见,连队的变化很大,新国门平地建起,显得巍峨气派,哨楼里温暖如春,小白杨也愈发枝繁叶茂。一切都在变,不变的是战友之间的情意。和各位老战友叙旧寒暄之后,在孔思远的介绍下,郭凤亮也熟悉了几张新面孔。

郭凤亮把自己带的“老八件”和牡丹饼分给大家品尝,然后谈起自己退伍这几年的经历。

在说话的过程中,郭凤亮发现,孔思远偷偷把分给自己的糕点里的一块“开口笑”给了一个上等兵。那个上等兵作势不要,可孔思远一瞪眼,他也就接受了。这场景,活像当初自己对孔思远一般。

霍尔果斯边防连的新年依旧热闹,大家兴致来了,一起闹着今年过节要自己写春联。于是找来红纸,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最能舞文弄墨的孔思远。孔思远也不推辞,拿起一支从指导员胡晓瑞那里借来的狼毫笔,饱沾墨汁,挥笔写下“春回大地共欢庆,人归连队爽精神”几个大字。大家明白他的寓意所在,齐声喝彩鼓掌。

贴罢春联,所有人又一起包饺子,一起分享自己为连队春节联欢准备的节目,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日头落下,漫漫长夜却丝毫不显冷清。

转眼间已是除夕,郭凤亮随着所有人起了个大早,一起去连队操场上升国旗。

霜浓露重,呵气如云,可每个人都抖擞着精神,也满带着笑容。

雄壮的国歌声中,在中国最西边的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五星红旗随着朝阳一起升起,那一刻,过往的岁月似乎重新回来,郭凤亮觉得自己还穿着军装,还是一个兵,还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站岗在边境上、国门旁。

过完春节,郭凤亮把满怀的祝福和一腔的牵挂悉数留在连队,重新踏上归乡的路程,孔思远又来相送。

这一次,两个人的话依旧不多。临别前,孔思远告诉郭凤亮,自己也许下了一个承诺,三年之后的春节,他也要像班长那样回到连队陪战友们过年。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那年除夕的上午,太阳高高挂在天空,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没有飘雪的冬日,寒风吹着大地,显得格外干燥清冷。我把爱人新发的冬装从衣柜里取出来,叠整齐放进衣袋里,然后带着3岁的女儿,乘车向驻守在深山的部队赶去。

其实,我很想在家里过除夕,总觉得那样才有团圆的味道。但我爱人在部队政治处当干事,这不,除夕一大早,他打来电话说,政委让他负责安排官兵文化活动,无法回家,让我带女儿去部队过年。虽然语气柔软,却不容商量。

当我和女儿来到营区招待所时,我爱人刚从炊事班打回一饭盒香喷喷的饭菜。他笑着对我说:“这几天,我们安排了篮球、围棋等文体活动。晚饭后,我跟值班首长到各单位看看情况,一会儿就回来了。明天带你们去哨所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这才是有意义的春节。”唉,他这个人呀,满脑子都是工作!

说话间,他把我带来的那身崭新的军装穿上,再穿上那双锃亮的军用皮鞋,显得格外精神。他笑着把两个红苹果放到女儿手里说:“听妈妈的话,晚上爸爸回来给你讲故事听啊。”说完,他迈着他大步向办公楼走去。

深山里的夜色很浓淡,山风吹动树枝,如同细细的皮鞭不停地抽打着空气,发出“嗖嗖”的响声。招待所的暖气还算热乎,女儿让我给她讲故事。讲着讲着,疲倦与困意袭来,我们渐渐进入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开门声,原来是爱人回来了。他进门就跟我解释:“刚才在办公室赶写一份材料,要尽快报到上级机关。”他边说边洗漱。

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公务员小李在门外喊:“刘干事,政委让你尽快到战备值班室一趟。”这么晚了,一定有急事!爱人迅速打开房门,向外

诗词之页

情至心处诗最美

七律·战瘟神

■戚建国

当代神农撑起天,何来瘟疫敢非难。
长江破浪奔东海,荆楚乘风稳泰山。
黄鹤千年托旭日,龟蛇万古锁烟。
军民众志成城挺,历尽艰辛百姓安。

风入松·送医疗队出征

■白凌云

除夕听令斩瘟妖。夜半聚英豪。亲人一捧离别泪,入肝胆,激荡心潮。平日玲珑春色,征途都是天骄。
一家怎比万家高。舍命挽狂飙。“逆行”更展初心碧,看功名,不过鸿毛。此去关山万里,英雄逐浪滔滔。

七律·情满江城

■柴绍良

庚子开元抗疫魔,江城高唱正气歌。
千街联防昭日月,万众滞守撼山河。
楚荆无情眷周瑜,龟蛇有意护华佗。
莫道新春年味少,情比珠峰更巍峨。

疫情防控阻击战

■李栋恒

泱泱华夏岂容魔,鬼叫焉能息战歌。
令下中枢天使动,九州协力靖妖波。



竹报平安(中国画) 胡国伟作

长征

第4748期

